



宗藩訓典已帙目錄

南史梁書

梁

吳平忠侯景

以下武帝旁屬

吳平光侯勵

湘陰恭侯昂

長沙元王業

西昌縣侯藻

臨汝靈侯猷

長沙王韶

貞陽侯明

永陽昭王敷

臨川靜惠王宏

平樂侯正義

臨賀郡王正德

羅平敏侯正立

安成康王秀

南浦侯推

南平元襄王瑋

太尉靖節恪

衡山僖侯恭

黃門侍郎靜

鄱陽忠烈王恢

嗣王範

宜豐侯修

豐城侯泰

始興忠武王憺附劉
孝綽

新渝縣寬侯暎

上黃輦侯曄

昭明太子統以下武
帝子孫

晉安王綱

宣城郡王大器

南郡王大連及弟大臨

晉熙郡王大園

出北史魏書

豫章王綜

南康簡王績

嗣王會理

附褚

安樂縣侯乂理

廬陵威王績

邵陵攜王綸

汝南侯堅

永安侯確

湘東王繹

贈揚州刺史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武陵王紀

太子太傅瑀

以下出唐書附傳

諫議大夫鈞

中書令嵩

門下侍郎復

門下侍郎儉

給事中倣及子尚書廩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邁

太子太師定

陳書

陳

南康王方泰

武帝近屬

始興王伯茂

以下文帝子

鄱陽王伯山

子尚書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叔陵

以下宣帝子

長沙王叔賢

晉熙王叔文

岳陽王叔慎

禮部尚書叔達

以下出唐書

尚書左僕射夷行

義門

陳竟出宋竟史

宗藩訓典已帙

南史梁書

梁高祖蕭衍字叔達蘭陵人漢蕭何之裔仕齊鎮襄陽

崔慧景之亂兄懿入援事平為齊主所殺衍起兵遂入建康追廢齊主為東昏侯自為相

吳平忠侯景以下武帝旁屬

景字子照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

訟輒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其後

必大三子長尚之次文帝武帝父次崇之景崇之子也崇

之為齊東陽太守錢塘唐瑀之反崇之遇害景八歲居

喪以毀聞及長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

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

宗藩訓典已帙

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來寧令決以疾去官永
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永元二年
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
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
賑卹又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
監七年爲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尋出爲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魏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群蠻群蠻悉
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
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盾若悉誅蠻
則魏軍無碍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忠
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

破之景初到州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
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
內清靜抄盜絕迹十二年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
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詞令其
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
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
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爲府景越
親居揚州固讓至於涕泣帝弗許在州允稱明斷符教
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
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遷
都督郢州刺史將廢帝幸建興苑錢別爲之流涕在州

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
即焚塢戍保境不復侵掠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忠 評曰觀道賜墟王之號識者已知其後必大則
梁之有國其由來遠矣景自令永寧以刺交雍楊郢等
州在在稱職有能名又卒於官而謚爲忠求之宗室不
可多見觀揚州之辭則景所以處功名之際亦自有道
蓋揚州輦轂之地非親子弟莫使者而景則帝之從父
弟也帝越親而任之景亦以其越親也而固辭之所以
益堅帝之信任而以功名終也

吳平光侯勵景

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

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
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
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
人景薨於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以疾漸爲辭勵乃
奔波扁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於墓所親友隔絕
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群從同詣大理雖門生
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
人亦爲隕涕 評曰傳云爲善無近名蓋謂人之爲善
或有要譽於鄉黨朋友而爲之者又曰不求人知而求
天知蓋謂已之爲善人雖不知天必知之而自信者然
求天知雖與求人知有間而其求知則一也一有求知

之心則不得于人而尤人不得于天而然天勢之所必至矣故豈若無所爲而爲之無累乎吾觀勵居父母之喪救叔父之獄皆自以職分之所當爲而力爲之風雨不能阻家人不能禁迎喪廬墓不能困門生故吏不能識而當時亦不見有所謂蓮花燈續靈芝馴省者以爲異獨其父信之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非其一味直修不事表襮何以致此嗚呼若勵者可謂篤行君子矣○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又遷豫章内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墳墓各齎酒殺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

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罌擎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宥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詔徵爲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羨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萬卷披玩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畧皆記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

宗室訓典已抄
道贈侍中謚曰光侯 評曰廣州邊海譏舶爲利府而
常事者多苛之彼以失利不復至是苛一商絕衆商利
源塞矣孰若寬之令皆悅而願出其塗歲其市乎夫通
商則有亡濟而用不匱道利則公私便而國彌饒勵唯
不侵其廣州故帝嘆其更有廣州是損小利成大利善
理財者也

湘陰恭侯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爲兖州德
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伏馮微爲瑯邪彭城
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
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

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蒲山谷昂
呼問無所對以爲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
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爲江州刺史卒
謚曰恭侯 評曰昂鞭聖姑始與西門豹簪筆向河投
大巫姬爲河伯娶婦者相類恐妖惑之誣民也謚恭固
宜

長沙元王業

子懿

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人天監二年襲封
長沙王歷位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
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湖州尤著善政零陵舊
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虞見猛獸傍一

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
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祿
大夫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 評曰作甓砌城其法
善矣至運私卽米以餽人作之則尤善猛獸自斃其事
異矣至有神人立獸旁以明德感則尤異業真良牧哉

時湘州多猛獸蕭象爲湘
州刺史四猛獸死於郭外

西昌縣侯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卽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
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季連功特宿將
輕少藻藻怒殺之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
山積金玉环帛爲一室名爲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

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
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
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
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蒞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
常如弗及大通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
尹帝每稱其小字嘆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爲
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
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大過每思屏退
門庭間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
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
爲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

宗廟言典曰
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
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臺鉉任寄特隆既不能
誅剪逆賊正當同死朝廷爾因不食而薨 評曰史稱
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又稱藻性恬靜賓客罕通宜其恂
恂默默若無爲者及值侯景之亂又能毅然守死不肯
竄身江北爲亡國之大夫豈非孟子所稱不淫不屈大
丈夫哉

臨汝靈侯猷藻

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
一斛每爵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
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荀兕及衆十萬攻

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
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
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
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
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
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荀兕猷在州頗僭濫客遙
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爲愆還都以
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 評曰子不語怪神
而猷與神交卒賴其力以破荀兕與此段乃得蘇兄力
者無異皆理之所不可推者若常理則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

長沙王韶

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
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
能人人爲說乃疏爲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
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
之蕭韶亦可爲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紀其諸
議論多謝吳爲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
之改韶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爲幼
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
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
甚溥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搦有自矜色信稍
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殺饌直視韶面謂曰宜
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座韶甚慚耻 評曰觀
信韶所與處蓋貧賤之交也貧賤之交不可忘豈有一
爲郢州而遂別榻異饌乎公孫子陽待馬援設舊交之
位曲躬交讓盡賓主之禮援猶以井底蛙譏之况至是
乎亦記曩時爲信傳酒時乎宜其上牀看饌直視韶面
而羞耻之也

貞陽侯明

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
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
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

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評曰德政碑
志去思也明當官牽石至今識者笑其自立而非州人
不如弗碑愈矣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摠兵明乃
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敗以明爲都
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敕明止於寒山築堰引
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師次
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於堞不沒者三
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畧不出號令莫行諸將
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
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

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入陣苦
戰趙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
載其愛妾及子威南還貴孫遂沒衆軍大敗明見俘執
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
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
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
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因
欲與梁通和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沒哀泣不捨
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
海琛等 評曰明當北伐固請摠兵何其壯也而卒之
謀略不出號令莫行不能制衆軍之掠何其憊也然所

轄一軍來遵約束竟得北人義王之稱亦可嘉矣豈其
爲人固慈愛忠義而少幹才者歟

永陽昭王敷

敷字仲達少有學業仕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
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
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
風化以至於此谷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
而已帝稱善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
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 評曰敷之理隨郡唯置酒清
言而路不拾遺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固非俗
吏之所能爲亦非俗吏之所能知也而明帝乃謂學士
例不解理官亦淺之乎識見矣

臨川靜惠王宏

宏字宣達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天監四年武帝詔
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
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
尅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
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珽曰知難
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
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
之避馬僊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
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珽

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
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
死議者已罷僧珎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
深恐大致阻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
無經畧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
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群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
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常武
武謂常敷也僧珎歎曰使始與吳平爲元帥我相毗輔
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
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
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揚大

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尅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
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
駭其下有將常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
退令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
明所至獨尅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
鄉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吊人
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
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譙宏與數騎逃亡諸
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
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舡濟江夜至白石壘歎城門未
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
乃絕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評曰戰勇氣也
善戰者乘其勇氣而驅率之則士爭致死力無堅城勅
敵矣宏以介弟之親願百萬之師器械精新軍容甚盛
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則彼氣已奪於未戰之
前矣而我前軍又尅其梁城則我氣益銳此諸將所以
欲乘勝深入也宏聞魏援將近遂議旋師呂僧環因善
其知難而退而不知此時此勢正見可而進之會也僧
環屈於正論又遂歸過於宏以自解君暗臣諂不耻巾
幘蕭娘呂姥其受其欺卒之鋒刃不交軍潰洛口而宏
竄身無所款城求入爲臨汝侯所斥豈不悲哉向使會
議旋師之時僧環能力主其議以激庸懦倡勇敢乘梁
城旣尅之勢諸將前死之心而奮勇深入則破竹之勢
成而中原真不足平矣然則洛口之潰誰任其咎昌義
之所謂僧環可斬者其信然乎

○宏妾弟吳法壽性粗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
訴有勅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知之何武帝制宏出之
卽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楊州刺史武帝注曰
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評曰法
壽恃宏殺人宏嬖妾匿法壽皆撓法者也武帝制宏出
之卽日償辜似不以私屈法若可已矣然南司必奏免
宏官而武帝亦可之則以殺人者雖死而匿殺人者其

辜未伏也嗚呼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法之可畏如此哉

○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千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好食鱸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

路宏未幾復爲司徒普通七年薨謚曰靖惠 評曰豫子以襄子如廁而詐刑人塗廁中以待襄子如廁心動執問知豫讓乃賢而釋之宏以帝幸寺而伏士驃騎航以待帝將行心動事發知宏使乃泣而宥之其事略同豫子義舉宏何爲者然而殺心一起帝襄子卽心動而覺之豈非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圖耶

○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携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他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

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
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
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他卿
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
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
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斂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
方更敦睦晉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
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言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
忽作此錐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
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爲皇
后帝嘗爲三日齋諸主並豫未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
僮踰闕失屨閣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上言懼或不
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內輿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
下齋坐散主果請間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趨帝後八
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床搜僮得刀辭爲宏所使帝祕
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
評曰宏貪淫人也惟貪故聚斂至庫室百餘間惟淫故
與帝女私通鎧仗之疑蓋因驃騎伏士之故也及屋屋
檢視知其非仗而大悅則帝友于之心固始終無間矣
孰知帝固無間於宏也而宏之愚乃不遂於驃騎之伏
士而文思爲散齋之劫僮也哉吁帝之急毀錢愚護其
短也漆車出主秘其惡也帝誠寬弘大度之主矣

平樂侯正義宏子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卅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勅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爲東揚州刺史薨評曰此北固改北顧之始

臨賀郡王正德宏子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卽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寅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魏旣不禮之乃逃歸見於文德殿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評曰昔管仲論鑿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公孫弘以卜式非人情不可軌而亂法寶寅所表正德之意正以非人情也率之自魏逃歸通景覆國寶寅所言至是皆驗固知非人情者必不可與近也然齊桓二武皆英主

而卒近之何也齊桓溺於欲漢武溺於功梁武溺於慈
雖然寶貨非奔魏乎何其不自量也見正德則痛齊而
借此以報之亦請兵南伐之意

○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
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
有夏侯燮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
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後
正則洪暹坐誅百姓稍安正德淫虐不革後隨豫章王
北侵輒棄軍走爲有司所奏下獄詔免官削爵土徙臨
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復封爵 評曰四凶爲百姓
巨蠹三凶皆誅死而正德棄軍賣國罪又浮之削徙未

幾而追赦旋復梁之政刑不舉矣

○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旣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
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
盜復爲有司所奏去職出爲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
命廣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噉旣累試無能從是
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內
五十間室並以爲倉自征虜亭至於方山悉略爲墅畜
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奸心
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
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
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

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京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面望闕三拜跪辭歔歔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皆着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爲太子以女妻景景爲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爲賊所賣深自咎悔

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

評曰正德常怏怏於昭明之立矣而侯景知之故其書以儲貳廢辱動之而正德遂喜而許之不知正中景之計也及揮刀不得入而始自咎悔晚矣昔宏嘗欲伏士伏僮殺帝而正德又欲平城不得全二宮真世濟其惡矣春秋無將况不止將乎一之已甚况至再乎宏得善終而正德爲景所殺則惡積也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易曰何校滅耳凶此之謂矣

按見理性甚凶疎長劍短衣出入壘里不爲宗室所齒及

肆逆招聚群盜每夜劫掠於大航爲流矢所中死

○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奸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

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爲柳夫人生二子焉日
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
奪之尋會重雲殿爲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
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
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
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謡
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此 評
曰正德之奸長樂主至燒婢以代而呼之爲柳夫人宜
乎人不知之矣然卒不免張準之叱罵可見莫見乎隱
莫顯於微陰爲不善而陽欲掩之者皆無益也嗚呼正
德之奸長樂主皆宏之奸求興主爲之倡也瀆亂彝倫
敗壞風化父子妹姪一至於此梁欲不亡其可得乎

羅平敏侯正立

宏子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毋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
情曲制以正立爲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
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實土
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陽尹薨謚曰敏 評曰
正立知已以父溺愛而立而於父死之後表求讓兄真
有叔齊之節矣讓兄者悌也而必讓於父死之後者懼
傷父志也孝也實土千戶之封不亦宜乎史謂正立知
非朝議而讓則過矣

安成康王秀

秀字彥達吳太妃亡秀與弟愴早孤文帝哀之命妾陳氏并毋二子陳亦無子視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見親友及家人咸敬焉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厲饑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舡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爲西曹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百姓甚悅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騏也十三年爲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歛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爲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

候 評曰秀累試輒效而觀其所為大都以忠厚節儉為本至於叛蠻來降任之不疑又解其相仇更得其用則不惟有治郡之才且有定亂之畧真無愧古循良矣而薨於道路不竟其用惜哉

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且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訥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

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覽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又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兄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 評曰安成好士世比之四豪而卒得夏侯亶之表請立碑王陸等之四碑並建真不愧矣

南浦侯推 秀子

推字智達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

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評
曰觀侯景之亂推能握節守死可謂直藩臣矣然歷郡
所臨必赤地大旱致稱旱母何執史不言其失政所致
又不言其救旱之方豈亦大數偶值其變非人之所能
爲歟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字文達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
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歲錘多加毒害後
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爲左光祿大夫以疾甚故不復出
藩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
不入口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始不勝喪惡疾

轉增因求改封改封南平郡大通四年爲中書令薨贈
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
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
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天監初改齊青溪宮爲芳
林苑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琢竒窮極雕靡有侔造
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
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藩邸之盛無過
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
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
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客號訴革曰建
安王當知必爲營理富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

濟焉每祈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事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 評曰二暗指佛老也玄學未暇論但偉素不信佛而晚年信之甚篤之著義豈被惡疾之後悔其毀像害僧而信之歟然詳味暗字之義若以其理爲深遠難明而已猶暗焉者史又言周捨殷陸等並事精解而不能屈則非暗矣明其理則當崇其教著之書則當體之身佛無君臣父子之倫而偉於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是深明君臣父子之倫而大戾佛教矣豈其所謂信者亦信其因果涅槃之說而已耶雖謂之暗可也

太尉靖節恪偉子

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慚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爲郢州刺史後又爲揚州刺史未之鎮薨於長沙 評曰年少未學則主

人憤憤不如客聞語力學則所歷以善政稱開卷之有益如此嗚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夫子以爲賊夫人之子鄭欲使尹何爲邑子產以爲少未知可否邑宰尚不可以年少未學者嘗試爲之而况刺史乎則恪之憤憤不特恪之責矣

衡山僖侯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勅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群賊服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

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軍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卽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弟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 評曰恭之赦朱朗非縱罪人也彼以政苛致叛罪不在朗也其殺寶生之會超子姪非專殺大夫也治其致叛之由在二人也閩外之事將軍制之必由中制事機恐失恭蓋慮之深爾但既受之收之而卽請之尤善

○恭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頗事聲

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評曰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者比之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以爲勝之然居藩之道要在勤身節用奉公守法以屏翰王家而詩文之成名與酣歌之肆志俱非得體正所謂異趨均亡羊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

○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勅恭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遷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尅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工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許對曰前衡山侯恭帝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 評曰政德碑碑其有政德者也無德政而碑焉鬼神殛之美恭取官米以贍私宅縱陳保印之侵漁而又護之使

仕他國則有何政德而碑之數百人之大叫湧起數十
力士之抑而不下蓋天不與之也碑可苟立哉

黃門侍郎靜

恭

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
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
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
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爲簡文
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評曰忠信進德凝靜致
遠靜好戲笑輕論人物薄德也雖有文才美名曷貴哉
獨不納何敬容女爲可稱爾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字弘達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
長美風儀涉獵經史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
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
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
布者恢以竒貨異服卽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
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
百姓患焉累政不能革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
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
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忠烈 評曰恢埋久暴之
骸澤枯骨也焚筒中之布賤異物也革私訂之馬不害
民也具是三者真得民牧之道矣

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
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
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
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
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
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評曰所在雖無皎察亦不
傷物此循良之政也至於費太妃疾在都而形於夜夢
目失明而針於空中則精誠之極鬼神通之爾恢真仁
孝人哉

○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祿隨而散之
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
愈衆未有對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
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
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
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
八人 評曰恢所以論中山趙王者爲漢藩言也若梁
藩則歷州郡而佐天子以臨人矣視事親人固其職也
豈得以侵官爲嫌而但好酒聽樂以任悅哉夙夜以事
上清白以居官恢真梁藩之最優者矣餘慶所留克昌
厥後男女百人侯王太半天道不爽信不偶然

嗣王範恢子

範字世儀温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

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大同元年以開通劍道尅復華陽增封尋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竒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竒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詠以示湘東王帝元王吟咏其詞作琵琶賦和之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蒞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廬陵王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怒焉時議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謡云莫匆匆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乃選精兵以衛宮內範以名應謡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

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謡驗冀武帝晏駕後可因機以定天下及帝納侯景大舉北侵欲用範爲元帥朱异諫曰嗣王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吊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欂櫨施板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悅行至宿預貞陽侯明請行乃以明代之而遷範南豫州刺史侯景兵敗退保壽陽乃改範合州刺史鎮合肥及景圍都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西屯疑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元帝子大心要還九江共兵西上範大

喜乃引軍至盆城遣世子嗣據晉熙與尋陽王相持無
復圖賊之志由是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皆乏食人多
餓死範竟歿背而薨衆秘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爲主
有衆數千範將侯填迎喪往郡在松門遇風柩沉于水
鈎求得之及于慶之逼填填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
在石頭坑殺之 評曰範素以籌畧自命會聞謠言遂
輕信之以萌非望而不知謠言非若此也其言莫匆匆
且寬公者勸範當寬心守分不可匆匆舉事也其言誰
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者蓋謂誰人可當作天子而徒
令草覆其車中之身也車者棺也以中爲邊者隱語也
範誤以爲已名應之而卒之歿背以死柩沉松門非草
覆車邊已之應乎若果以爲範字之應則範亦從竹何
以爲草此可爲輕信謠言之戒

宜豐侯修範

修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
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一
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
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
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
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 評曰修以
十一之年丁生母之艱抱柩而江風不沉廬墓而野鳥
棲宇非天植其性何以有此帝之班告宗室宜哉

○修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遠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 評曰修爲衛尉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其與範之夜中行城因風鞭箠欲令帝知其勤者大不侔矣修本蓋範之愆而又不欲形範之短但舉胡質之美以自見其志真厚德哉

○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爲邊州帝以修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爲梁秦二州刺

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瑯邪王庶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虫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大才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 評曰修刺漢中人號慈父則其致蝗非由無德矣而修尤以無德自咎此飛鳥食之瞬息之間而不必捕也若素無德以格之而徒爲大言則飛鳥不可倖又不如捕之且焚且瘞得古之遺法矣

○嗣王範在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噴

啗修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
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具觀修意修泣涕為言忠臣
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修之時不為不義一夕忽有
狗據修所卧牀而卧修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
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修力屈而降安定公宇文泰禮
之甚厚未幾遣還江陵以文武千家為綱紀之僕元帝
慮其為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
修表輸馬仗而後帝安脩入覲望閭悲不自勝元帝亦
勸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時王室浸微脩雖圖義舉
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血而薨年五十二 評曰範
在益城頗有異論致令武陵王見疑遣蕭固諮當世之
事以觀脩意而脩非以忠臣孝子之節陳於王前武陵
何以遂納而不疑也及力屈降魏魏人厚遣之還且賜
綱紀之僕千家致令元帝慮其為變而脩非表輸馬仗
以安帝心元帝何為聞悲而遂慟也近釋武陵之疑上
消元帝之慮心雄力弱憤發而薨鞠躬盡瘁死生以之
脩真忠孝也哉

豐城侯泰

子恢

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
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強前後刺史並綏撫之
泰至州便偏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耻
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

宗權訓典已抄
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評曰昔王褒有門生
往役褒率其友送至縣門而別以愧縣令荆公新法不
復官戶蘇軾以爲非政體蓋貴賤有等事使有分不可
踰也豈有爲士者而可使之擔腰輿扇繖乎况耻爲而
杖責輸財而放免乎史言泰傾財事要超刺譙州則其
爲此無非爲遷官計爾自爲遷官計而辱士如此殆與
役門生官戶又異矣夫士者人主所恃以立國者也辱
士以徵怨賈亂以失身巧宦者亦不爲也

始興忠武王愬

愬字僧達仕齊爲都督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
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愬勵精爲政廣

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
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於黃閣四年荊州大旱
愬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
大豐愬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
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
堤壞愬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
恐或請避焉愬曰王尊尚歆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
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
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
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愬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
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

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
界吏人歸羨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
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
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徒我赴人急如水火何時
復來哺乳我後爲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愔性好
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
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
習以爲常愔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
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愔聞喪自殺
於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
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卽開府黃閣薨贈司徒謚
曰忠武愔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
之數旬而卒愔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
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評曰愔於慈母之薨則水
漿不入口六日於母兄之薨則不飲不食數日此孝友
天植故能於所厚者加厚也惟於所厚者厚故無所不
厚在荊州則大旱致巨蛇之應大水慕王尊之代在益
州則守宰除乞丐之擾學校舉文翁之祭皆此厚道之
推也宜其甘露嘉禾之感巷哭移哀之痛天人俱動也
歟

附劉孝綽

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親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

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轂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評曰太子所以駁劉僕者蓋據士禮終服月稱慕悼

之辭而爲之議也舊制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無非欲尊太子爾而太子獨以爲疑且謂戲樂自外踰月不舉書疏自內詎得依常蓋據禮緣情而能不有其尊以篤親親之義者也可謂厚矣然是時諸王薨者宜亦有之而太子獨發於愴豈以愴之賢而尤鍾其情歟太子統

新渝縣寬侯映愴子

映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映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竒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映美容儀普通三年封廣信縣侯丁父

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愴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亮陳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爲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谷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豈穰映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評曰亮於增封之詔陳讓不獲而乞頒邑諸弟映以淮南太守之除先其諸兄而抗表陳讓真難兄難弟矣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而魏晉宋齊其弊尤甚梁之亮映獨能慕子臧之節紹玄成之風以讓郡國真賢矣執野穀之生皆其和氣醞釀之所致也

○後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卽以賑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行部伍中映見其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之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無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魯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

方生見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獲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映後歷給事黃門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寬侯 評曰映在任弘恕又多歷勝境名山而所見皆一時大老異人斯亦奇矣豈非其慈仁之所感耶卒謚寬侯得其情矣 仁者壽映慈仁故所感皆壽

上黃替侯曄 曄子

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曄特所鍾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答曰其過俊發恐必無年及擔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擔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

事黃門侍郎出爲晉陵太守曄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
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爲宗室推
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
四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
獲甘潤郡崔林村舊多猛獸爲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
息卒於郡初曄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
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評曰曄幼過俊發而愴憂其無
年夫俊發豈必無年要在養之以德爾曄乃美才仗氣
言多激揚而又乘折角之牛拖穀木之履以竊名譽則
不居之以德矣闇然者日章的然者日亡卒之寢疾歷
年官曹擁滯易名爲替符愴之憂此可以爲輕俊者之

戒矣

昭明太子統

以下武
帝子孫

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論語五

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江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

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

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俱下過目皆憶每游宴

祖道賦詩至數十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

帝大弘佛教太子亦素信三寶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

招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有甘露降於慧義殿太子自加

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

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卽辨析示其可否徐令

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
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
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
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
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
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
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
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
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賑恤

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
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殮則爲備棺槨吳郡屢以水
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詔遣王奕假節發
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䟽曰伏聞當遣王
奕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道洩震澤使吳興一境
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
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
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
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踈少此雖
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盡又出丁之處遠近
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

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
虐實苦善人從後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
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否武帝優詔以
諭焉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
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
敕省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
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
啓武帝比至巳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袞詔歛以充
冕謚曰昭明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
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
卷後長子歡封豫章郡王次子譽封河東郡王啓封岳

陽郡王譽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
同正主帝旣廢嫡立庶海內噂喑故各封諸子大郡以
慰其心譽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
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闕人俞三副求市歆
得二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
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
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
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
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啓武帝云雅
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鴛等物大驚將窮其事
徐勉固諫得止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愧故

其嗣不立 評曰史臣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夫言
 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
 兄弟廢楚嫡踈漢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
 之賢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於下
 此者也愚因此知為太子者但當謹守法度力行孝道
 至於墓地之求與夫厭禱之術皆不可為夫太子之厭
 禱不過以地不利已籍此以申延爾而孰知遂為讒佞
 者之媒也儻非徐勉之固諫則將大窮其事而漢坐盡
 之事作矣雖幸得止而太子終以此不嗣豈不可為太

子之深戒哉 晉為後
梁明帝

晉安王綱

綱字世讚昭明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被
 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
 夾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
 子薨五月立晉安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
 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五月帝崩太子即
 皇帝位是為簡文帝 評曰武帝廢嫡立庶雖非德舉
 然觀昭明班劍之夢則天機已兆於此矣

宣城郡王大器 綱子

大器字仁宗中大通三十封宣城郡王後簡文即位立
 為皇太子侯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
 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

白父知此事嗟其晚爾刑者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疑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湏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舡往往相失所乘舡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吾今若去乃是叛

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 評曰觀大器之所以處死真從容矣儻非見之真守之定不卑詞乞哀如建安圓照之求爲奴亦必乘機自拔如正德與綜之奔魏矣烏能詞和而義正若是之從容乎

南郡王大連及弟大臨

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並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大臨第四子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否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

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悅卽賜所乘馬及為啓
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
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
為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
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
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沉湎於酒宋子儂攻之大
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
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
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
獲景以為江州刺史二年與兄大連俱遇害 評曰大
連兄弟風韻可愛如此而用之討賊則棄城走竄不一
而是卒爲賊使以殘其軀蓋有風韻而無實才故也雖
然以之當平世亦可為宗室之光矣

晉熙郡王大園

綱子出北史魏列傳

大園字仁顯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丹楊尹屬侯景
殺簡文大園潛遁獲免景平歸建鄴時喪亂之後無所
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舡餼得往
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
時大園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
望之乃使大園卽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
大園恐讒愬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恒
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

園詞約指明應荅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及魏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克使請和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園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間放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齊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歆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

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暖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涿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畝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范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俟歲時披良書採至贖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是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感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

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湏萬物營
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明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
寧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
何擎蹠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
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
卒於西河郡守 評曰大園當喪亂破亡之後正臣子
卧薪嘗膽枕戈鞭墓之秋而史稱其深信因果心安閒
放何執議者謂梁武好佛又謂大園寓居善覺佛寺皆
非也考其所著有云感足入絆申頸就羈又云百年幾
何俛眉躡足而終之以丘明宣尼所耻則其意可知也
蓋身爲質子帝爲降虜雖幸待以客禮而其疑我之心

固無一息置也使少露其志意稍見其圭角則彼之慮
我者必深而防我者愈密矣故豈若以智不逆群行不
高物令其不思棄絕人間超踰世網令其不疑此大園
之所以處患難也非以信因果而安閒放也不然一篇
之中旁稽曲引如展禽比叟留侯陶朱安仁莊生范氏
尹君之流固已多矣何不一語及釋氏哉嗚呼出處無
成語默奚當三復至此其志亦可矜矣

豫章王綜

綜字世謙天監初封豫章郡王累遷南徐州刺史初綜
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
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

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
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淑媛問夢中形
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
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綜相抱哭每日夜恒
泣泣又每清室閉戶籍地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
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粗服厨庫恒致罄乏常
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
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躡投告綜於時大乏唯有眠牀故
皂複帳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
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
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

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
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
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在徐州所有練樹並令
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
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
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卽為父子綜乃私
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
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
忍如此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夤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
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夤謂為叔父六年魏將元法
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

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爲北所擒
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
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文寵三騎開北門涉
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間其
名氏不荅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
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
內諸閣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
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旣失王所在衆軍乃
退不得還者甚衆綜長史江革太府卿祖暉並爲魏軍
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
王梁話苗文寵並爲光祿大夫綜改名續字德文追服

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群臣並吊八月有司奏削爵土
絕其屬籍改子直性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
永新侯 評曰異哉綜之見也夫孕必十月而後生常
也然過期而生如堯之十二月老彭之八十年秦政之
期年是也其不及期而生如九月八月七月者在民間
亦往往有之故俗語云七月九月者育八月者不育可
見也綜七月而生未必非武帝子特以夢中所見擲頭
之年少頗顛東昏而遂謂出於東昏爾果若是則武帝
亦慈父也安得遂欲殺之而至伐其小名之練樹哉追
服齊東昏斬衰拜齊明帝陵祠齊氏七廟以疑似之事
忘顧復之恩挾次第之寵爲悖逆之舉直不仁不義之

甚者矣且其惡不止此也於所生之母而裸戲晝夜至使内外有穢聲是好母也於所生之子而殺之且出其骨瀝血試之是殺子也於其母子無疑似者尚不顧恤如此何有於疑似之父哉則其斬練樹瀝東昏無怪矣

南康簡王績

績字世謹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也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後為都督南充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尋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

憂居喪過禮因感疾薨於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云 評曰績所為真庶能之良翰矣而要之寡玩好少嗜慾其本也少府餘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以南康有名之租秩為少府無名之錢以少府無名之錢而以之充軍國有名之費是儉於身而裕於國也而乃天不假年卒感疾而薨於孝悲夫史稱績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其早歿不極危季然則績若末年梁之祈天永命未可知也

嗣王會理績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

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賊貨收送建
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
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
南兖州刺史侯景圍城會理入援臺城陷會理歸鎮景
遣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
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
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
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
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燕尚書
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
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詞相連及景矯詔免會

理官猶以白衣願尚書令是冬景徃晉熙都下虛弱會
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兖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
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
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尅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
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
無能為也敬禮曰善於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
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害之 評曰
梁承齊弊諸王悉聽典籤行事而不得有為府中但知
有行事典籤不知有刺史而刺史亦唯唯而已不能出
一氣觀劉納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蓋恃天子以除
刺史也而會理獨能以計殺之畧盡以快其平日不平

之憤雖其事若過而亦足以知其有為矣用子鸞之計
納紹先之召一敗於范祖皓之謀而免官再敗於建安
侯賁之告而見害事固不就志則可矜若會理者蓋不
幸而處梁之末造者也

附褚冕

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干計
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卽鄉豈不為吾致此
耶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以不服偉赦之 評曰
冕可與漢陸績梁宏史駟勲比義

安樂縣侯乂理

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
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乂理
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之停者三
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收涕謂左右
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乂理慷慨
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
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
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乂理聚客赴南兗州隨
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
師東魏靜帝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
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
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計自勉勿顧以為念前途

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爾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
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不受又理曰後當
見憶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爲景所害元貞始悟其
前言往收葬焉 評曰又理果奇士也幼則悲感宮人
爲之停去沒則哀感元貞爲之收葬惜其天赤艱難思
立効前途而天命不與無如之何也慷慨功名孔融奈
莫付之徒矣悲夫

廬陵威王續

續字世訢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旅力絕人馳射
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
中兩顰冠於諸人帝大悅累遷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

空謚曰威續多聚馬仗芻蕘趨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
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
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
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
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歆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
乃解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
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並特乞汝他
皆此類 評曰續臨終啓送金銀器千餘件蓋不自以
好賄爲非而死猶侈其富以自夸也儻非宣融之對則
帝財多德寡之疑不解必將有以取之而父子之好不
終矣嗚呼續以金銀遺子孫而子孫至不識金鋌爲何

物以為可食蓋身好賄不已則必生不慧之子孫以悖
出之亦理之常是可戒也

邵陵攜王綸武帝

綸字世調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
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
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襍於廝隸嘗問
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鮓以死
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着之
匍匐號叫讖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
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顛帝者加以衮冕
置之高座朝以為右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捶之於庭

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
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迭
以禁兵取之收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
官削爵土還第 評曰帝之收綸賜盡也以其棺貯司
馬也然司馬猶臣也取一老公短瘦顛帝者剥褫捶之
於庭固已無父矣豈有無父之人而可容之覆載間乎
帝不發於是時而發於司馬又并其發司馬者而赦之
無恠乎伏兵伺車駕敵酒斃寺人紛紛未已也噫

○大通元年復封爵四年為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
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
防閣為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綸使

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救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仄李撒趙智英等於路尋何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又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仄撒智英子高驍勇踰墻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崔百姓食撒一嚮賞錢一千徒黨并毋肉遂盡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渝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穀旬日間拜郢州刺史 評曰邵陵輕躁貪虐如此豈可以君國子民帝乃再黜之而再封之政刑不綱矣

○侯景搆逸加綸征討大都督討景大寶元年爲假黃

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郢州聽事爲正

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惟於時元帝

湘東王繹

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爲

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爲貴况

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

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

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
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
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
江外者正爲蕃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
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
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
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率舟師一萬逼郢
州綸棄郢州走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
者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魏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
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岳
陽王譽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
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歆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携
從之 評曰綸之敗亡不足道也獨其與元帝救河東
王之書極爲切當豈其有感於晉齊之弊而然歟

○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
求旣得卽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旣涉
聲論投之於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
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
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
謂嶷也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缺望滋甚於是伏兵于
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

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
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
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爲天下笑 評曰觀
綸伏兵伺車駕與夫獻酒斃寺人二事則知其京口造
仗未必無謀上之意如聲論所涉也特因討抄無資而
發歎自解爾史謂晚致勤王蓋未深究其始末而優之
歟

汝南侯堅綸

堅字長白大同元年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
與所親書題曰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
言戲爾人曰不願以此爲戲爾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

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
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二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
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
城遂陷堅遇害 評曰堅守太陽門而終日蒲飲豈不
以謝安石之決賭禦秦費文偉之對戲臨魏自方執然
而軍政不撫有功不理是知其決賭而不知其指授之
各當知其對戲而不知其辦賊之信可則其陷城遇害
固亦宜也或者咎其醞釀烹宰不及書佐故遣賊登樓
夫染指電羨者徵怨投醪飲水者報恩人情固然但思
口腹之小失遂忘祿秩之大德引賊入城以害其君而
快其私則非人類也已

永安侯確子綸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爲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爲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群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聚往返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

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耶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鄉爲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眄曰我識君爾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爲慰勞又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景愛其旅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群賊爭射不中

確射之應弦卽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密道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挑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歆手刃之鄉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評曰確之不肯入城卽景召確入城之意蓋入圈之鷹易制而出押之帟難馴也前此而晉有瑯琊在建鄴故成東晉後此而宋有康王在江表故成南宋綸不知而強入之而盟果背城果陷乃又遣典籤密導確爲計確不得於外猶歆從中以一夫力制之天若祚梁使鍾山之弦不斷景首如飛鷲之應弦而落矣而不幸斷與發會反爲賊害嗚呼始拒於父不得成出押之功終扼

於弦遂以罹圈豕之禍確真可哀也哉

湘東王繹

繹字世誠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守繹命柵江陵城周四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拜牋請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子於天下不賤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籍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投筆流淚冲等重請不從又請爲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是月繹徵兵於河東王譽譽拒命尋上甲侯韶自建鄴至宣三月十五日密詔授繹位假黃鉞大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兵將軍鮑泉討譽九月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寇江陵鮑泉攻湘州未尅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辨代將及簡文卽位改元大寶繹以簡文制於賊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晷質于魏魏不受質而結爲兄弟四月克湘州斬譽湘州平岳陽王譽自稱梁王蕃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陽先是邵陵王書已言凶事秘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武帝崩問繹哭于正寢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方諸繹子庚戌王僧辨屯師巴陵繹遣將胡僧祐陸法

和援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任約軍禽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辨爲征東將軍令率衆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郢州獲宋子僊等是月簡文帝崩明年王僧辨衆軍發自尋陽繹馳驛四方購侯景及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三月僧辨等平景傳首江陵冬十一月皇帝卽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三年魏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梁王蕭詧率衆會之帝出批把門親臨陣督戰軍敗見執如梁王蕭詧營已而魏人戍帝初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爲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蕃一洲自立俄

而文帝篡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枚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卽位承聖未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評曰觀江陵之洲浦滿百而繹帝及承聖末而洲復通大岸爲九十九則繹之帝於江陵亦天數也但河東昭明之胤子也而討之簡文武帝所立也而不遵其正朔秘武帝之崩問以待湘州之捷惡賊臣之制而其爲魏人之盟幸武陵之死而極圓照之酷於父子兄弟之間殊有慚德矣雖然世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武帝以納侯景而失天下湘東能誅侯景以復先仇則其志其功亦有足尚者其不遵簡文之年號而直以承聖繼太清之統豈可盡非之哉而天不假年卒斃賊手亦梁之不幸也可惜也夫

贈揚州刺史方等

繹長子

方等字實相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爾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高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沉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爾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毋王氏以冶容倖嬖及王夫人終繹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繹聞之又

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繹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繹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繹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繹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四七十餘里繹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繹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繹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註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 評曰方等以母之嫉妬穢行遂致失寵觀其所著論自謂魚鳥之不如其情危其詞痛矣故遇侯景之亂則以申生自比而謂豈顧其生討河東之傲則以獲所自幸而謂吾豈愛生蓋母愛者其子抱母失寵者其子危勢固然也方等酬之熟矣不然子以軍事死而甚至不得其屍當何如其哀惻也而乃聞之心喜不以爲戚豈父子之至情也哉

貞惠世子方諸子

方諸字明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爲繹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繹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時繹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捕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儂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東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毼辭其鬚子儂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元帝卽位追謚貞惠世子

評曰

方等當憂患之衝故其才學俱得有所成就而惜其不顯方諸處佚樂之勢故日與鮑泉以捕酒爲樂而賊至不知正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也爲人君父者豈可偏於嗜好致令其子如此哉

武陵王紀

紀字世詢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及汝汝其勉之紀歔歔旣

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雋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大陽門城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

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

正暗與蕭棟同名棟昭明太子之孫侯景廢簡文立棟年號天正識者尤之以

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

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

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爲征

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

徐怿並固諫皆殺之撫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

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恒玄年號大亨

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

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繹遣萬州刺史宋逵襲圓照

於白帝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

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
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衆沿
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
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旣居尊位
宣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
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爲然
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旣而聞王琳將至遣將
軍侯叡禦之旣而侯叡爲任約謝荅仁元帝所破元帝
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紀別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
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王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
何自獯醜蕩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

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日不
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
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馬之哀
鳴宣室披圖嗟萬妃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頗
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
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
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
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元帝卿必當富貴猛
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
之陸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
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刃升舟猶左右奔擲圓滿馳來就

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害之評曰武帝以繹刺荊州紀刺益州蓋知荊益天下要地戰國所必爭也故臺城一陷卽密敕繹紀承制之事略同使二王同心協力以維持王室天下事猶或可爲而乃紀則僭號於蜀繹則僭號於荊繹則襲圓照於白帝紀則信圓照以圖荊何哉然觀元帝昔與紀書有地擬孫劉各安境界之說又觀執景俘馘頻遣報紀之意則繹似亦有意於紀者特紀信子之誑爲負繹爾及其軍敗乃謀和緝之計以冀一見七官不亦愚乎

○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有司奏請絕屬籍賜姓饗養氏紀最爲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

顯著先啓黃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爲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袖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旣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造至有百造銀五倍之其他錦蜀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

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
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
望氣色歎叱天道推林聲聞於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
見既死埋於沙洲不封無襯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
免之初紀將僭號祆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
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祆花非
嘉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
出西從之為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
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評曰武陵每戰
則懸金帛以示將士而終不賞賜人莫肯為用及至見
執乃歆以金顧執者送已而不知殺足下此金何之誰
其送也豈非貪財吝賞之咎歟夫子以出納之吝為從
政四惡之一蓋以此矣嗚呼繹帝江陵以浦洲滿百之
異紀帝益州以殿柱生花之祆然皆不义而滅而紀比
繹為曲則以繹所云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
為案斷也

太子太傅瑀

出唐蕭瑀傳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
遠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
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於命
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
孝標膏肓矣 評曰瑀以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而著

論非之未爲無見但聖人罕言命亦未嘗不言命今考
辯命有六蔽之說未見其說悖不經而瑀所非之論雖
云足鍼孝標膏肓而未見其書亦未可以懸斷其若何
也夫荀卿非相而相術不廢蕭瑀非命而有命自天但
在吾人不可不善反之爾

○高祖入關招之摯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武
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
升御榻呼曰蕭郎瑀日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
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旣寶之故賜
黃金一函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爲雍州牧以瑀爲州都
督詔嘗下中書未卽行帝責其稽瑀曰朝廷初基所以

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先後不謬始得下此
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久之遷左僕射貞觀
初房杜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罅切詆辭
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 評曰瑀蒙帝信任及見房杜

得君不無少望此卽雲長翼德不滿玄德之信孔明也
使帝如玄德之開喻則瑀氣當平而乃遂怒而廢于家
則帝之褊心與瑀之褊心不遠矣然帝不乂旋復瑀位
而瑀終不能於房杜有所解釋甚至以朋黨盜權特未
及反詆之則帝不愧玄德而瑀獨不思雲長翼德之所
以處孔明者乎豈玄齡輩亦非孔明比也可慨也已

○俄復位帝問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三代有天下

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爭御前不恭免歲餘遷御史大夫參豫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卽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爲太子少傅九年復參豫朝堂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不可以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

謝曰旣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事持法主恕之以公孤持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今乃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耶晉王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傅帝曰王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署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韋朋黨盜權若其固然特未及爾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情臧否如是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卒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故謚貞褊 評曰謚以易名節以一惠言有一節之善卽以其一節謚之必無一節可取然後加以

不美之謚爾瑀性鯁直而議論明辨其事太宗抑過繩
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至今太宗呼蕭卽而不名
又稱社稷臣又賜詩稱誠臣則易名爲蕭固亦甚宜特
以終始不悅玄齡遂爲帝所不平而改爲貞褊褊固不
足爲瑀病而實非先王一惠之意矣

附傳奕

出傳
奕傳

武德七年奕上疏極詆浮圖曰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
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且生死天壽本諸
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五帝
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
祠然惟西域宗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

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
致然梁武齊襄充足爲戒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
奕議有司惟道源佐其請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
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
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乘乃尊其言蓋
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瓜曰地獄正爲是人設
矣帝善奕對太宗卽位嘗問卿拒佛法柰何奕曰佛西
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織鬼幻夫摸
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評曰東萊有論云蕭瑀佞佛至欲祝髮此固乃祖餘習
所染不足責蓋梁武崇信佛氏雖非其正然慈悲不殺

有神禹泣罪之仁非苟而佞者故不幸身得身失而有孫如瑀能振起於易世之後為唐名臣自瑀逮邁凡八

葉宰相

瑀太宗時高玄宗時華肅宗時復德宗時真武宗時僖宗時懿宗時

平章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所未有豈其慈

仁所被固留有餘不盡之澤於厥後入乎愚特存而論

之則非若昔無難對不谷也合小曰如瑀玉為吳人始

諫議大夫鈞

鈞瑀從子有木譽為諫議大夫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

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

聞謂陛下重負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

死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

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

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璿

評曰瑀抑過繩違而向法深其言多黜鈞為諫議救

盧文操之死減太常工之殺皆矜於法之中而不深而

二人卒得以減死何帝之黜瑀而從鈞哉豈非鈞之平

恕固異於瑀之刻深耶縱囚來歸禁笞囚背帝於法固

不款深爾

中書令嵩

嵩瓊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

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

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如

蕭卽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復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徙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陷瓜州嵩遣副將與吐蕃戰却連城下大捷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帝委嵩擇宰相嵩推韓休及休相休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高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旣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決第歸夕當有詔

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棋帝以紫帔包賜之久之進太子太師高固請老退修蒔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為工部侍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羨其榮

評曰嵩薦韓休為宰相則嵩

固休之舉主也雖非舉主朝廷之上猶宜協恭和衷師師濟濟以相讓而况大夫僕與公叔文子乎顧乃恃已之峭正以爲古人有斬僕之義所以報也遂不相假而校曲直於帝前此嵩所以慚而乞骸骨也然骸骨雖乞而不明言其所以乞嵩則厚矣休得無薄乎帝始而慰之見嵩之言切則優詔令高力士諭之且與休同罷蓋

嵩雖不言而帝固知其意為休也帝之待嵩真有始有卒得敬大臣之道矣

門下侍郎復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嫻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誇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與吾宗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絃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寡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吊之復曰苟

利於人胡責之辭久進戶部尚書德宗狩奉天帝惡庫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鑑後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鑑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鑑為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巨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陷于危當懲文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誦諛阿匱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禮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宣撫使興元初德進門下侍郎建言陛下反正惟甄善汰

惡未明陳少游位將相首臣賊常臯名淺官下獨挺挺
抗言知以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
宰相劉從一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令李勉
盧翰聞知復曰堯典有兪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
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夫既曰宰相而謀議獨可避
之乎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廢居饒州
卒復望閔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
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
所累子湛湛子真咸通中弑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評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復望閔高華又生
戚里能不溺豪侈之習而弊衣斗室以力學非名士夙
儒不與游真有不爲之節矣故居家不以先墅奉丞相
取右職治郡不畏權勢以偵饑失刺史至於論張鑑之
不可依論宦者之不可監軍論楊炎盧杞之當懲文前
敗論杞對上之詞不正論韋臯當代陳少游論大事當
與李勉盧翰聞知侃侃有大臣風采而何言之逆耳詞
之拂意不以爲忠而反以爲慢哉及廢居饒州而晏然
不以介意家庭雍穆孝友根心尤爲人所難者若復者
其庶幾古之大臣也與

門下侍郎倪

倪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德宗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
策異等元和中皇甫鎛與令狐楚皆善倪兩人同輔政

數稱其善故帝待倪厚穆宗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倪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小不任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謹於兵帝重其言王播賂權倖求宰相倪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悟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倪固辭僕射以少保分司東都性簡潔以穀利爲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籍倪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

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嘗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倪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人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旣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奏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評曰史見河朔平而議銷兵及兵銷而河朔復失遂謂倪爲野不知倪非野也蓋其心以嘉兵爲不祥銷兵爲德舉故吐蕃入寇則以武不可玩勸帝先懷後襲爲必勝之策兩河底定又以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限十一之逃是銷兵乃其素志特因河朔發爾若河

朔無事而宜銷則吐蕃有變而當嘉矣胡為乎不可玩不可黷之說也嗚呼秦銷兵矣陳吳起於謫戍隋銷兵矣裴淵子議於行宮倪輕為此議釀成賊淵經國遠猷諒非所及然其簡潔不汙之性孤特一槩之操亦衰世之名卿矣

給事中倣及子尚書即廩

倣字思道悟子

恒悟皆華子

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力

治喜直言以李璵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以法賞罰孔温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不應罰詔可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賦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倣知趣

市還之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棄門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繆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為權近所忌卒年八十 評曰梁武信佛故其風韻至子孫不替如堯非傳奕是也倣亦其苗裔乃獨能諫懿宗之喜佛道引棄門豈非出類拔萃能引君當道者執然深味其言則倣也故曰天竺法非帝王所尚慕又曰佛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若禱祠布施是以相求若割愛取滅又非治法

惟深於佛故知非帝王所尚慕而諫之也然則做之知佛與瑀之佞佛武之信佛異矣

○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做領南海解官往侍南方多穀紙做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於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意以嫌乎做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評曰做領南海不令珍貺入門不取槁梅和劑節廉如此而乃利穀紙補殘書豈不以書非貨執然意豈非明珠文犀而見者以為明珠文犀固知殘書非意以而見者以為善豈以也做為之父而又有廩為之子蕭氏誠濟美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邁

邁字得聖真子真乃僂孫擢進士第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瞋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邁怵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僖宗入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邁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陪殿中邁掖起之帝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邁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橫放莫制權綱摧弛時田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惟邁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

徒重榮他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構素惡之召朱玫於邠起兵奉迎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孜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構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民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間輿馬音流涕相歎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勅使之寵今奸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反以爲脅君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構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請天子復國玫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構曰人非伊霍歆爲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煬而召構作冊構苦辭煬罷構爲太子太保帝還宮孔緯與構雅隙乃劾嘗爲偽臣卽賜死構見柄任凡五朞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悞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死人爲哀之 評曰僖宗見構不負鐸遂以卿無負朕望之及有重榮之變驚幸鳳翔構召朱玫爲奉迎計而令孜迫幸陳倉以取孜怨有不遜之言構力以請天子復國勸之玫欲廢立又以人非伊霍首禍不利阻之及立襄王召作冊又苦辭之則構何嘗有負帝之意哉但不作冊則當死不死則當去而顧因循不決受其偽署不辱罷相而榮宮僚遂嗾讒口以賜厥

死嗚呼與其賜死於帝之還宮孰若致死於偽冊之召
此大臣之臨難不可苟免也

太子太師定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爲金城丞莅事清挺歷六州刺
史大曆中祇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
州張鑑爲第一而勸業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鑑復右
朱泚反詭姓名爲張誕不免于賊擢太子太師卒年七
十七 評曰刺史課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鑑爲第
一是蕭氏一門有兩刺史第一也豈不盛哉考復傳止
言改刺同州以歲歉發粟得効而不及常州豈先爲常
州則第一而及其改刺得効耶夫爲民受効雖責猶榮
復之功名固不損也

宗藩訓典已帙

南史陳書

陳高祖陳霸先字興國吳興人自云漢大丘長寔之後仕梁破侯景有功受禪國號陳

南康王方泰

方泰武帝母弟天嘉二年襲封南康王太建四年為廣州刺史為政殘暴有司奏免六十授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政事狻滿之際屢放部曲為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為宗正卿未拜為御史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為寧遠將軍在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

督陳景領樓舡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觀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令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後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岑妻爲州長流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御史中丞徐君整請解方泰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評曰方泰所爲皆市井亡籍所衡行者夫以王公而爲市井亡籍之行是亦市井亡籍而已免官削爵豈不宜哉

始與王伯茂

以下文帝子

伯茂字鬱之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

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欽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法遷東楊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爲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並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爲溫麻侯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爲諸王冠昏之所名爲

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殞之於車中年十八
評曰伯茂與廢帝為同母兄弟而宣帝其叔父也
為廢帝而欲出宣帝故宣帝忌而欲害之當時四海之
望咸歸宣帝伯茂心雖不平亦何益也祇足自禍而已
文帝始與昭烈王長子察帝文帝長子宣帝昭烈王第
二子昭烈王武帝兄諱道談文帝諱禱字子華宣帝諱
頊字昭世廢
帝諱伯宗

鄱陽王伯山

伯山字靜之天嘉元年封鄱陽郡王伯山性寬厚美風
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饗宴
恒使為主及遭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
書蔡徵宅因往吊之伯山踊慟殆絕因起為鎮衛將軍

乃謂群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
第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薨尋屬陳
亡遂無贈謚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
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為變乃並召入屯朝堂使豫
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
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
業以處之大業二年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媧為貴人絕
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並為守
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 評曰伯山以孝友之德
為後主敬重恒使為冠昏饗燕之主亦甚榮矣惜其屬
國亡而無贈謚然隋文於先代子孫能不殺而以田業

處之煬帝於陳氏子弟能以後宮之愛而以守宰官之
蓋亦近代之難得者矣

新安王伯固

伯固字牢之生而龜背目通睛楊白形狀眇小而俊辨
善談論天嘉六年封新安郡王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
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酩酊以後
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爲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
性輕率好行鞭撻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
至於草間輒呼人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麀鹿多使生致
宣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爲國子祭酒頗知
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竒意爲政
嚴苛國學有墮游不修習者重加撻楚生徒懼焉由是
學業頗進 評曰伯固輕率嗜酒好行鞭撻日出田獵
眠輿草間其人如此何足以爲楷範而任之國子祭酒
乎書云敬敷五教在寬又云朴作教刑蓋敷教之道以
寬裕為主使之優游厭飫而自得之而間有不率者則
威之以朴然示辱而已不加苦也所以生其耻心使格
於善也伯固見生徒墮業而重加撻楚失古人之意矣
蓋好行鞭撻乃其本性故以撻楚重加之士子而不知
此以罪囚待士子也則其所謂學業頗進者亦懼罪苟
免而豈心悅誠服歆罷不能者哉

○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嘲諷宣帝

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誦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殲冢墓出游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恊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趨白楊道臺馬容至爲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 評曰伯固始與後主甚親狎及結好叔陵遂欲共害後主真小人亡行誼之尤者昌館之尸何恠哉

始興王叔陵

以下宣
帝子

叔陵字子高天嘉三年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辨徇聲名強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爲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與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卽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慚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蒞橫征伐夷僚所得皆入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後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

多置餼歲晝夜食敢而已自旦至申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通為左右廬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弗之知九年除楊州刺史評曰觀叔陵所為蓋殘忍薄行人也其何以居人上乎

○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踈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轂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遇有瑩表主名可知

叔陵字子嵩天嘉三年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辨徇聲名強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為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與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已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慚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橫征伐夷僚所得皆入已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

多置餽蔽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申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笞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通為左右廬里始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弗之知九年除揚州刺史評曰觀叔陵所為蓋殘忍薄行人也其何以居人上乎

○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跡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遇有瑩表主名可知

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玩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不及十句乃日進其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奸合所作尤不執浸淫上聞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 評曰叔陵修飾虛名讀書於馬上而歸家為沐猴戲蓋為沐猴戲者其本性也寫經於初喪而旬後則奸左右妻女蓋奸淫者其本性也啓梅嶺以求葬其母而卒發故太傅謝安之墓蓋發墓

者其本性也所爲如此宣帝旣知之而但責讓之何以
為政刑乎吾觀其江州荊州之政苛刻殘忍宣帝不之
罪以弗知也旣浸淫上聞而但責讓則將何所不至哉
○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
藥吏礪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
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及翼日小殮後主哀頓
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
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
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
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
棄池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卽盡之為待也後主未荅

叔陵多力因奮得脫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放東
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披甲
着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
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
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虚叔堅白
太后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
室帝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據以公為台鼎摩訶詒
報曰湏王心脅節將自來方敢後命叔陵卽遣戴洹譚
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之持其首徇東城仍懸
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沉其妃張氏及寵妾七
人於井中叔陵率人馬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

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闔鑿王飛禽斫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 評曰叔陵於後主蓋後主儲君而叔陵不當立者也乃恃其多力而於宣帝大漸之際以所礪剉藥刀斫之且犯大后蓋不子不弟又不臣矣叔堅之縛柱摩訶之詒報馬容陳仲華之斬首豈不伏辜哉嗚呼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叔陵之罪不止將矣向使叔堅於縛柱之後即殺之池中則叔陵無所用其力一舉而定矣而叔堅有即盡為待之疑後主有經營答語之意遂使叔陵乘其少懈奮其多力以脫身釜中活其殘喘猶幸摩訶之報以為事可據而不知其詒也此後主之幸也不然多力者主之而心膂節將輔之雖必無成理而左支右吾或延數日其害多矣故大義不可不明臨機不可不決而猶豫者事之所以無成也

長沙王叔堅

叔堅字子成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太建元年封長沙王累遷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為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並從

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為及行
逆賴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
刺史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于叔堅權
傾朝廷後主由是踈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並東宮
舊臣日久陰持其短乃詔出為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為
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遣人造其厭魅刻木偶於星月
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
召叔堅囚於西省將黜之令近侍宣勅數之叔堅自陳
為佞人所構死日慚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
所居官以王還第 評曰叔陵藥刀中項之際微叔堅
後主為壘粉矣然以項創不能視事勢不得不決之叔
堅而後主遂踈忌之孔範管斌等又構持之甚至陰遣
人造厭魅祝詛又令人上變以中害之豈報功之道乎
叔堅自陳死日慚見叔陵竊以為後主於是時當慚見
叔堅爾

晉熙王叔文

叔文字子才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封晉
熙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為侍中未還而隋師濟江隋
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
史畢寶等請降致書于秦王王遣使迎勞叔文叔文與
畢寶荊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並厚
待之至京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

文帝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群臣
並愧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之志後上
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
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評曰叔文之送款先諸
州是率諸州而為降虜者叔文也所當深以為愧及隋
文見責反陽陽有自得意何無耻之甚哉文帝嫌其不
忠與漢高之責丁公何異然漢高誅之而隋文用之此
隋文之所以不及漢高也

岳陽王叔慎

叔慎字子敬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封岳陽
王至德中為丹陽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

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
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楊素兵下荊州
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尅日請降叔慎置酒
會文武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朗基伏而
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武帝從孫在坐起曰主辱臣死
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
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
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
徇皆斬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內陽
公薛胄為湘州刺史聞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
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胄禽叔慎秦王斬之漢口 評

口隋師濟江陳已不可為矣而叔慎以君臣之義感其將士遂使朗基伏而流涕正理起而發言伏甲一起而隋將被誅雖後卒無成而君臣之義已見於此矣若叔慎者豈不可尚哉按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為差陳武帝受命自未定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禮部尚書叔達

出唐書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高祖西師授丞相府主簿與溫大雅同筦機秘方禪代時書牋誥詔皆其筆也武

德初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縉紳屬目嘗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貞觀初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闕間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構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爾後閏薄汗慢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為護掩評曰叔達為宣帝子不死社稷而俘於隋又臣於唐真是悲矣然滅陳者隋也叔達見隋之滅於唐似以唐為復已仇者而事之甘心焉及觀其立朝議論又率有厚本之意如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則對以思母病渴而請遺之如建成等害太宗帝

惑之則極意救辯亦以親見叔陵叔堅相成之禍而切言之雖惟薄不無少議而大節不失名臣使千載之下猶知陳雖亡而猶有不亡者叔達也亦可尚矣

尚書左僕射夷行

出唐書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出居潁川由進士第擢累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平章事僊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左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帝嘗怪天寶政事問姚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指言元宗自謂未嘗

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夷種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且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罷為吏部尚書武宗立復拜相進尚書左僕射夷行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為僕射拜階下調之隔品致敬准禮皇太子見上臺群官群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勅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

至夷行遂定以足疾罷為河東節度使卒評曰陳夷
行論竇洵直之當衙奏樂工與夫論僕射始視事不當
受四品官拜宜著令皆合事宜有風節獨對帝論天寶
政事以為今亦宜戒以權屬人為楊嗣復所駁似真失
言蓋夷行本德裕黨也此言似為德裕排宗閔而發未
免出於私意故其論不公而為嗣復識破爾按宗閔傳
云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
諷帝帝因紫英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欲授一官陳夷
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號八
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
廷何惜數恤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愛
憎奪遂擢宗閔杭州刺史由此觀之則夷行之言蓋恐
嗣復贊帝授宗閔之一官而預戒其以權屬人也嗣復
之言蓋知夷行為阻宗閔之計而責其失言也夫天子
以宰相為股肱而不以權屬之彼將何以措其手足而
成其烈哉如林甫固不當屬之權而房元齡魏徵姚崇
宋璟不屬之權可乎故人主但當擇其可屬者而不當
槩以為不可屬也卒之罷為吏部尚書則夷行之情不
特為嗣復識破雖帝亦識破之矣故言不可不慎也

義門陳競

出宋史

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
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

唐又為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大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子孫益衆嘗苦乏食至是知州唐戡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熟歲歛粟貲或勸旭全受而糶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嘉歎獎 評曰按史稱競乃南朝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夫江表諸國類以篡奪成風猜忍成性至行於父子兄弟之間相戕相賊以召外侮而國隨以亡豈意諸陳而宜都一裔獨能以孝義相傳歷隋唐五季以逮趙宋而彌熾視張公藝似若過焉蓋張止一忍而陳兼禮法故化及群犬教率鄉里規模意氣自是不侔豈非豪傑之生固不繫世類不移習染而天之福善禍淫淫者自應殄滅而善者保世滋大其理必不爽歟

國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